a e v `
p71 p73

http://book.chaoxing.com/ebook/read_12557772.html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--诗经三百首详注--刘松来编著

《诗经注析》，作者是蒋见元，程俊英

诗经的另一面

非我们以前读的曲折委婉，高洁，不食人间烟火，理想化，贵族美德，有距离感。
活泼 亲密感 生活化

戏剧手法，小短剧想像下。

国风.郑（现河南新郑一带）.女曰鸡鸣

女曰鸡鸣，士曰昧旦。子兴视夜，明星有烂。将翱将翔，弋凫与雁。

弋言加之，与子宜之。宜言饮酒，与子偕老。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。

知子之来之，杂佩以赠之。知子之顺之，杂佩以问之。知子之好之，杂佩以报之。

⑴**昧 mèi 旦**：天快亮的时分。⑵**子**：你，指丈夫。**兴**：起。**视夜**：察看夜色。⑶**明星**：即星明，星光明亮；另有说是启明星，天亮时只有启明星发光。⑷**将翱将翔**：指已到了破晓时分，宿鸟将出巢飞翔；另有说形容猎人打猎的英姿。⑸**弋 yì**，贻射：用生丝做绳，系在箭上射鸟，以便收回。**凫 fú**：野鸭。⑹**言**：语助词，下同。**加**：射中。⑺**与**：为，给。**宜**：烹菜肴美味可口，这里作动词。**宜言饮酒**：指煮好菜肴后两人对饮。⑻**御**：用，弹奏。⑼**静好**：宁和安好。⑽**来 láo**：读为“劳”，殷勤体贴之意。⑾**杂佩**：古人佩饰，上系珠、玉等，质料和形状不一，故称杂佩。⑿**顺**：柔顺。⒀**问**：赠送。⒁**好 hào**：爱恋。**报**：赠物以报答。

最后一段另有说“**来之**”指使来之，指丈夫请来的朋友；“**顺之**”指莫逆之交；“**好之**”指相交至深的朋友。

字义一通，邀请大家各自体会诗中情景氛围。

。。。

孔子曾说 郑声淫

卫灵公篇第十五15·10颜渊问为邦。子曰：“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乐则韶sháo舞。放郑声，远佞人。郑声淫，佞人殆。”

韶舞：舜时的舞蹈音乐。

放：禁止。郑声是靡靡之音，淫乐。

佞：花言巧言，谄媚的人，太危险。

哀而不伤 乐而不淫

在《论语·八佾》3-20《关雎》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意思是说：“《关雎》这首诗，快乐却不是**没有节制**，悲哀却不至于过于悲伤。”

这些都是当时的流行歌。“采风”一词由此而出

淫 万恶淫为首

1. 过多，过甚：～辞。～雨。～威。
2. 渐浸，浸渍：浸～。
3. 迷惑：富贵不能～。
4. 在男女关系上态度或行为不正当：奸～。～荡。～乱。～秽。～猥。～书。
5. 放纵，沉溺：～湎（沉溺于酒）。骄奢～逸。

友情附赠两篇

粗翻诗经，看到许多诗嬉笑怒骂，实在是鲜活可爱，不忍独享，放在此处，除博君一笑外，诚邀诸位没事儿也翻翻，希望能给各位带来和我一样的惊喜和乐趣。

怒骂篇

國風・鄘・相鼠

相鼠有皮，人而無儀，人而無儀，不死何為。
相鼠有齒，人而無止，人而無止，不死何俟。
相鼠有體，人而無禮，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。

相（四声）；视也， 看。

止：一说假借为“耻”，廉耻；另说为“容止”，也可通。

俟（sì）：等。“不死何俟”为“俟何”宾语前置。此句可译为“不死还等什么？”

遄（chuán）：速，快，赶快。此句可译为“怎么还不赶快去死？”

情人的戏谑篇

國風・鄭・褰裳

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溱。子不我思，豈無他人？狂童之狂也且！
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洧。子不我思，豈無他士？狂童之狂也且！

惠：爱也。一说真心实意
褰（qiān）：揭起，用手扯起。裳（cháng）：下身衣裳。
溱（zhēn）：水名。出于河南密县，下与**洧**（wěi）水合流。当时郑国有两河流：溱与洧。《诗经》中有一篇《溱洧》诗，就是描写在溱洧河畔男女聚会的盛况。
我思：思我。

你要是真的想我，
就会提起裤腿趟过溱河。
你要是不想我，
难道就没有其他人么？
轻狂的小子呀，狂妄又笨拙！……

“郑声淫”等都是就音乐而言，而不是指郑诗。从**春秋时代直到西汉人们**一直这样理到，从无任何异义，因而也从无任何争论，这可以从《国语·晋语》、《礼记·乐记》和《史记·乐书》得到证明。**最早提出异说的是东汉的许慎**，他说：“**郑诗二十一篇，说妇人者十九矣，故郑声淫也**。”（《五经异义》）他以郑诗“说妇人者十九”，推原孔子“郑声淫”之说，是将郑声、郑诗等同视之。许慎第一个以郑诗解声，以为二者名异而实同。历史上郑诗与郑声之牵强混淆实自此始。

郑声即郑诗说本不符合孔子原意，但历史上广有从者，这自有其原因。历代**封建诗教和道学气浓的学者**，多斥郑、卫诗中那些表现**男女爱情的诗歌为“淫诗”**。出于立论的需要，他们常常打出圣贤的旗号，以孔子“郑声淫”的论断为根据，将“郑声淫”解为“郑诗淫”以强为其说。在学术史上象这样曲义解经的事屡见不鲜。

朱熹持此为而论说尤为具体，《诗集传》云：

> 以诗考之，卫诗三十有九，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；郑诗二十一有一，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。卫犹为男悦女之词，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。卫人就多刺讥惩创之意，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。是则郑声之淫，有甚于卫矣。

此后主此说者历代不乏其人，直到现在仍有人主张“无论讲郑风、郑声、郑音、郑志、郑诗，都是一回事”。[1]

自宋以后，不少学者力图恢复孔子郑声说的本来面目